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紀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
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

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

名為政

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

姓趙氏年十三歲

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

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

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

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

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李斯為舍人文穎曰主殿內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蒙騫為王

齧徐廣曰一作齧庶公等為將軍應劭曰庶秦邑王年少初即

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騫擊

定之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二萬三年

蒙騫攻韓取十三城王齧死十月將軍蒙

騫攻魏氏暘有詭徐廣曰暘音場歲大飢四年拔暘

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

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

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騫

攻魏定酸棗地理志陳留燕虛長平徐廣曰一作千駟案

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也雍丘山陽城地理志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陽縣皆拔

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

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

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

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先出東方

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騫死以攻龍孤

慶都徐廣曰慶一作庶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

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

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

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徐廣

曰鶮一作鶮屯留蒲鶮皆地名也河魚大上輕車

重徐廣曰一無此重字馬東就食嫪毐封為長信侯

子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

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決於毐又以河

西徐廣曰河一作汾太原郡更為毐國九年彗星見

或音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蔡邕曰上者尊

位所在也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己酉王冠帶

劔徐廣曰年二十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

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她妾

摺於寢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璽者印信也天子

璽曰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左傳

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

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及

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

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地里志斬年宮在雍王知之

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

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官者皆在戰中亦拜

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

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漢書

百官表曰內史肆佐弋竭漢書百官表曰秦時

衛尉秦官改爲欣飛掌弋射者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縣

於木上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

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及奪爵遷蜀

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

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

南八十月十年徐廣曰相國呂不韋坐嫪

毒免相齧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

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

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

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駟案說苑曰始皇

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復居甘泉

宮徐廣曰表云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

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

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

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
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
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
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
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
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長目擊鳥膺豺聲少恩而虎
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
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
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

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

訂策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栢齮楊端

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撩揚

徐廣曰撩音老

在开州

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

以下

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什推二人從軍取

鄴安陽栢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

葬其舍人臨有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

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

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

籍其門徐廣曰一作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

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栢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

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栢

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

之殺其將軍栢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

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

狼孟地理志太原有狼孟縣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

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

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

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

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徐廣曰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

丈六尺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服

曰山名在常山今為縣音刑端和將河內羗羗伐趙端和圍

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羗羗盡定取趙地東

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

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

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
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
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二十年燕太
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
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
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
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
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
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

反昌平軍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
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
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
召王翦強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
輿地理志汝南有平輿縣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

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

徐廣曰淮

一作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

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
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

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

五月天下大酺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人物災害之神

蘇林曰陳留俗二月上巳水上飲食為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

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

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

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効璽請為藩

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

之虜其工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

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

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

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

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

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

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

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

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

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

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

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

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

之率故稱大夫也廷尉斯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

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

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

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

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興義兵誅殘賊

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

古呂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

士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

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

皇命為制令為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曰制詔詔書詔告也

天子自稱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臯

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

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

曰可蔡邕曰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追尊莊

襄王為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於此也制曰朕聞太

古有號母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謚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立曰音亭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

為步璣曰水數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

更名河曰德水以

為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母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

三十六

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
賞賜之其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
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
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
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
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二十六郡者三川
河東南陽南郡九
江鄆郡會稽潁川陽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
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
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郡
郡置
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
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更

名民曰黔首

應劭曰黔亦黎黑也

大酺收天下兵

應劭曰古

者以銅為兵

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

徐廣曰音巨

金人十

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

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

臨洮羗中南至北嚮戶

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

猶日北之南戶也

北據河為塞並陰山

地里志西河有陰山縣

至遼

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

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

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

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

南

臨渭自雍門徐廣曰在高陸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

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

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

過回中焉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作信宮渭南

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

鄠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自咸

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

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

縣上鄒嶧山韋昭曰鄒魯縣山在其北立石與魯諸儒生

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

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

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翼近神靈也瓚曰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下風雨

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

父服虔曰禪闡廣土地也瓚曰古者聖王封泰山禪亭亭或梁父皆太山下小山除地為壇祭於梁父

後改壇曰禪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

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

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

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
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
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
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
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
慎遵職事昭隔内外徐廣曰備一作融靡不清淨施
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
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腫地志東萊有黃縣腫縣窮成
山登之罘地志之罘山在腫縣立石頌秦德焉而去

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

戶琅邪臺下地志云越王句踐嘗治琅邪縣起臺館復十二歲作

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

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

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

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

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

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

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

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
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
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
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
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
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
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
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
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

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
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
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
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

琅邪列侯

張晏曰列侯者見序例

武城侯王離列侯通

武侯王賁倫侯建城侯趙亥倫侯昌武侯
成倫侯武信侯馮母擇丞相隗林丞相王
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
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

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
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
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
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
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
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
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
表經旣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
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

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
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
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
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
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
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
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

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應劭曰武關秦

南關通南陽文潁曰武關在折西百七十里弘農界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

至陽武博浪沙中

地里志河南陽武縣有博浪沙

為盜所驚求

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獸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徐廣曰燁充善反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

四極並日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

哉宇縣之中

字宇宙縣赤縣

承順聖意羣臣誦功

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留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

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
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
聖治君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罌旋遂
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

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

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太原真人茅盈

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外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賜

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為微行咸陽

曰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也

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

地里志渭城縣有蘭池宮

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

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

使燕人盧生求羨門

韋昭曰古仙人

高誓刻碣石

門

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

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

無罪

徐廣曰復一作優

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

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

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

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

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徐廣曰久一作分

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

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

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

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

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

其婦家為贅壻

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韋昭曰今鬱林是也

象郡韋昭曰今日南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西

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在金城並河以東服虔曰並

音傍傍依也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以為三十四縣城

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

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築亭障以逐戎

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徐廣曰皇甫謐云彗星見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

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

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

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

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

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

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四方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

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

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
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
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
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而相
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
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
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
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
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

百家語者悉誦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

書弃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已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

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

旦如海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書曰司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所不去

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徐廣

曰一無法令二字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

道九原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抵雲陽徐廣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斬土

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

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

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
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
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
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
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
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
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
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
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

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
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
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
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竒藥
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
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
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
濡入水不藝炎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
天下未能恬悛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

后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
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今咸陽之旁二
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
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
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在
好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
告丞相丞相後捐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
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
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

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

說苑曰韓客侯生也

盧生

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
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
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
負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
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
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
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一云并力不驗輒死然候星
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

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日夜有呈不中呈不

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

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

徐廣曰一云欲以練求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

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徐廣曰一

作盧生等五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

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

或為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

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

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

後益發謫徙邊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始皇

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

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

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

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彗星

下東郡至地為石

徐廣曰表云石畫隕

黔首或刻其石

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

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

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

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

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

遺瀉池君

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

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瀉池

因言曰今年祖龍死

蘇林

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服虔曰龍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

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

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

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

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

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

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

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

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

下東郡至地為石

徐廣曰表云石畫隕

黔首或刻其石

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

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

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

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

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

遺瀉池君

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

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瀉池

因言曰今年祖龍死

蘇林

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服虔曰龍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

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

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

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

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

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

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

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

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

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

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音折

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

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

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

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

一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

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

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

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

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

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

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

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

徐廣曰音息

暴悖亂賊

監本

作殘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

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消運理羣物

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

靡有隱情節省宣義

徐廣曰省一作非

有子而嫁倍

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

為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

不得毋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
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敷勉莫不順令黔
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
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
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
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
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
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
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

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
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
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
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
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
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始皇惡言
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
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
在中車府令趙高伏儼曰主乘輿路車行符璽事所未

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

曰年五十五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丞相斯為上

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

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官者參乘所至

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官者輒從輜涼車中

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官者五

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

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

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

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

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

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

井陘徐廣曰在常山抵九原會暑上輜車臭乃詔

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

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

帝九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

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

三泉下銅徐廣曰一作錮錮鑄塞而致樽宮觀百官奇

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
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
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
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
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
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
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
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徐廣曰表云十月戊寅大赦非人趙

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

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
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
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
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
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
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
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

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
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
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
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母以臣畜天下春
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
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
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
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
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

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

徐廣曰姓

馮

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

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
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
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
公子必與我爭為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
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
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
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

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
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
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
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
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
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
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
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
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

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
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
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
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
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
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平吾無罪
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
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
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

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
其作者復土鄜山鄜山事大畢今釋阿房
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
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
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
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
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
法益刻深七月戌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
張楚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

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
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
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漢書百官表曰謁者謁者秦官掌賓

贊受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

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
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

魏咎為魏王田儵服虔曰音負擔為齊王沛公起沛

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

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

三十 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柰

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

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

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

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

遂殺章曹陽晉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二里魏武帝改曰好陽二世益

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

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各臨濟楚地盜名

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

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

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

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

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

居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

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

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

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

誅擊所殺亡其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

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
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

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墼

徐廣曰呂靜曰飯器

謂之啜土形

如淳曰土形飯器之屬瓦器也

雖監門之養不

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
海身自持築甬脰無毛臣虜之勞不烈於
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
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
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

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母其實負吾欲造千
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
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
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
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
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母以報先帝次
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
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
囚就五刑二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

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

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卜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

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

夷宮

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

欲祠

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

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

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

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

言使郎中令為內應

徐廣曰一云郎中令趙成

詐為有大

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

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

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

謹

西京賦曰徼道外周千廬內傳薛綜曰士傳官外向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

安

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

郎官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死者數

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悼二世

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官者一

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

我乃至於此官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

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

數曰足下驕恣

蔡邕曰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

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

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

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

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

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

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

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

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

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

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

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

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

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

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

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

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

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

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

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柰何不行
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
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
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者滋水秦
穆公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
白馬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轍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
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應曰在霸陵駟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
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
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及秦

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
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
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
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
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柏翳嘗有勳於唐虞之
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
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
竟成始皇始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

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
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
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
挺徐廣曰耰
田器音憂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
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
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
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鵬冠子曰德萬人者
謂之俊德千人者謂
之豪德百人
者謂之英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

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
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
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
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
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
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
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
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
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

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
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

小邑并大城徐廣曰大一作小守險塞而軍高壘毋

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

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

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

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

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

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三世受

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

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

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

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

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

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拮口而不言是

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

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

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日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

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曰括括囊括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

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

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
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

漢書音義曰締結也

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

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

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

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

六國之士有寧越

徐廣曰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審越也

徐尚

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

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明

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

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

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

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

流血漂鹵

徐廣曰鹵楯也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

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

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

世之餘烈

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而御

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執捶拊

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槁朴

以鞭笞天下威振四

海南取百越之地

韋昭曰越有百邑

以為桂林象郡

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

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

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墮名城

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也

殺豪俊收天下之

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

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

徐廣曰斬一作踐駟案服虔曰

斷華山為城

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

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

陳利兵而誰何

如淳曰何猶問也

天下以定秦王之

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

涉舊隴繩樞之子

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礫為窻也

眊隸

之人

如淳曰眊古氓字氓民也

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

行伍之間而崛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

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

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

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

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穀

函之固自若也韋昭曰穀謂二穀函函谷關也陳涉之位非尊

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耨棘

矜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矜非鋌於句戟長鍛也矜權也如淳曰耨堆塊堆也

徐廣曰鋌一作鋌駟案如淳曰長刃矜也又曰矜力下有鐵橫方上曲句鍛音所拜反適戍之衆

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漢書音義曰絜束之絜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

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后以六合為家穀函

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

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

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刑者秦

孝公已下而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末也

以養四海天下之士

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

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

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

夫寒者利裋褐徐廣曰一作短小橋也音豎而飢者甘糟糠

天下之噉噉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

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

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

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

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

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

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

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

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

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

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

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

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

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徐廣曰一無此上五字更始作

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

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

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
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
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
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
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
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
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
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
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

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
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襄
公立饗國十二年初爲西時葬西垂生文
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生
靜公靜公不身國而死生憲公憲公饗國
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地理志馮翊有衙縣生武公
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西陵庶長弗
忌威果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葬衙
武公立武公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廣

曰一云居平封宮

葬宣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罪德

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

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宣公享國十

二年居陽宮葬陽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

年居雍之徐廣曰一作走宮葬陽齊伐山戎孤竹

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

學著人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

寢葬均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

寢葬康公南生相公相公享國二十七年

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景公享國

四十年居雍高寢葬立里南生畢公徐廣曰春秋

秋哀畢公享國三十六年葬車里北生夷

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惠公享

國十年葬車里生悼公悼公享國十

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刺龍共公刺龍共公享

國三十四年葬入里徐廣曰一作人生躁公懷公其

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

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年表云星書見懷公從

晉來身國四年葬櫟園氏生靈公諸臣圍

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公生昭子

昭子生靈公居涇陽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

簡公從晉來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

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劔惠公身國十二年

葬陵圍生出公出公身國二年出公自殺

葬雍獻公身國二十三年徐廣曰靈公子葬蹇圍

生孝公孝公身國二十四年葬弟圍生惠

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惠文王身國二

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身國四

年葬永陵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昭襄王身國

五十六年葬芷陽生孝文王孝文王身國

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身國三年

葬芷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

初行為市十年為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

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

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

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

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脩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饗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

世生十二年而立

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丁三始皇初為秦王年十三也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

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
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
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
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
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
黃屋蔡邕曰黃屋者蓋以黃為裏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
非位莫不怙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
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
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

餐未及汴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關中

冥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

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

祖立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鸞刀祭祀宗廟崩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

宗廟血食自歸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

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

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

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

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

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

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

者也紀季以鬱春秋不名春秋曰紀季以鬱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

不名賢之也請後王廟以存姑姊妹也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

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

備矣徐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言對賈誼言子嬰得中

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目素知之耳

秦始皇本紀第六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字羽初起時年

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

秦將王翦所戮者也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項氏世世

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

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

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

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

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捕乃請斬



蘇林曰斬音獄掾曹各書抵櫟陽獄掾司馬

欣以故事得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

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

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

為主辨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

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

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毋妄

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

鼎韋昭曰扛舉也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

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

九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

通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

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

及相楚將是時相楚亡在澤中梁曰相楚

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

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

受命召相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

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
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
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
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
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
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
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
能辨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
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

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

其人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
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

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

徐廣曰二世之二

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

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

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

東陽

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

使使欲與

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

晉灼曰漢儀注曰今吏曰

今史丞吏曰丞史

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

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

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

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

頭特起

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眾異也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

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

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

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

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

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莫在潘旌

嬰

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

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

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

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

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

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

亦以兵屬焉凡六

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

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

已

立景駒為楚王

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名

軍彭城東欲

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

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

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

胡陵

鄧展曰今胡陸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陸

嘉還戰一日嘉死軍

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
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在沛項梁
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
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
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
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
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
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
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

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

今故楚南公曰

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
駟案文穎曰南方老人也

楚雖三

戶亡秦必楚也

瓚曰楚人怨秦雖三
戶猶足以亡秦也

今陳勝首事

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

楚逢蠱起之將

如淳曰逢蠱起猶言逢蠱午也衆
逢蠱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

皆爭附

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

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

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

徐廣曰此時二
世之二年六月

從民

所望也

應劭曰以祖謚
為號者順民望

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

縣與懷王都盱台

鄭玄曰音煦怡

項梁自號為武信

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

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

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

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

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

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

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

田假為與國之王

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

窮來從我

不忍殺也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

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備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

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己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

楚殺之以為己利而楚保全齊遂不肯發兵助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

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

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

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雒丘大

破秦軍斬李由

應劭曰由李斯子也

還攻外黃外黃未

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

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
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隋
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
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
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
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
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
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

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
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

國蘇林曰碭音曆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

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
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

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姓間名秦將也章邯

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牆垣如街巷也

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
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

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

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

師尹諸侯曰令尹時云六國尚近故置令尹璣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

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為武安侯將

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

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

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

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

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

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徐

曰一作慶子冠軍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

為冠軍侯至今為縣名行至安陽索隱曰傳寬傳云從攻安陽扛里則安陽與扛里俱在河南顏師

古以為今相州安陽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其所也留四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

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

牛之蠶可以破蟣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索隱曰張晏云搏音博韋昭云蠶大在外

風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蠶而不能破其內風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鄒氏搏音附今按言蠶之搏牛本不擬破其上之蟣蠶以言志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

在大不在小也

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

執銳義不如坐而運策公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如

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

齊身送之至無鹽索隱曰按地理志東平郡之縣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

昭曰皆召尊爵故云高索隱曰皆召尊爵故云高天寒大雨士率凍飢項羽曰

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率食芋

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駟案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索隱

也升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

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執必舉趙趙舉而

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

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

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

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

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

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憎服莫敢枝梧

如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捍也瓚曰小皆曰首立楚者

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

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

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

栢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

軍徐廣曰一也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

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

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

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

皆沈船破釜餽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

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

軍遇亢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又穎曰秦將也

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

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

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

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

不人人惴恐漢書音義曰惴音章瑞反於是已破秦軍項

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

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

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

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項羽軍漳南相持未

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

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

凡言司馬門者官垣之內

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惣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也

三日趙高不見有

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

數千里竟斬陽周

孟康曰縣屬上郡

何者功多秦不

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

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

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

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

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

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

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

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

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

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僂乎章邯狐疑

陰使候始成張晏曰候軍候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

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

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狹名也在鄴西三十里軍漳南與秦戰再

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徐廣曰在鄴西大

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

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

期洹水南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駟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

故墟殷都也墳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夫朝歌殷都

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

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

是舊勝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

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

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

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

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

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

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

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
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
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
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
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
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
年十一月行略
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
衡山領今移在河南穀城縣有兵
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
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

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
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
中使子嬰為相以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
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
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
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
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
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
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
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

徐廣曰鯁音士垢反魚名駟案服虔曰鯁音淺鯁小人兒也瓚曰楚漢春秋鯁姓也

說我曰

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

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言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勳力而攻

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勳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

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
殺之不者若屬皆曰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
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
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
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
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
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
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
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

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
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
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
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
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
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
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
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
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

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一陳平召本無都字

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

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

如淳曰脫身逃還其軍

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

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

徐廣曰唉烏來反

賢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

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

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

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張晏曰沐猴獼猴也

項王聞之烹說者

楚漢春秋揚子法言云說項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

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

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

下初發難時

服虔曰兵初起時

假立諸侯後以伐秦

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

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

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

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

公之有天下業已

講解

蘇林曰講和也

又惡負約

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

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

公為漢王

徐廣曰以正月立

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

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

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立長史

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

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

王

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

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

蘇林

曰櫟音藥

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文穎曰上郡秦所置

項羽以董翳為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

翟王更名為翟徐廣曰一云申陽者版虔曰瑕丘縣屬山陽中

都平陽瑕丘瑕丘公也張耳嬖臣也先下

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

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

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

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

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

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

江王都六鄙君吳芮韋昭曰鄙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鄙令故號曰鄙君今鄙陽

縣是也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

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義帝柱國共敖

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漢書音義曰本

南郡改為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

徐廣曰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

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

徐廣曰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

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

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
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
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
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奔將印去不從入
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
因環封三縣漢書音義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梅銷韓昭
曰呼亥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
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

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

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乃使使徙義帝長

沙柳縣如淳曰柳音緜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皆叛

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文穎曰柳縣有

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

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

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

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

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

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
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
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
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

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

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
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
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將
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
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

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
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
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
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
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
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
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

蘇林曰官

号也或曰蕭令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

也時令皆稱公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阮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

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

春漢王部徐廣曰一作劫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翟魏殺河

塞躬韓也韋昭曰塞翟躬韓魏雍時已敗也凡五十六萬人東伐秦

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

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

收其貨寶具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

蕭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

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且擊之至日中大破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

水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

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

徐廣曰在彭城

睢水上

徐廣

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

漢軍却為楚所擠

服虔曰擠音濟民之濟瓚曰排

也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

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

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

徐廣曰窈亦作窈字

逢

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

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

追之沛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

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

乃

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

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

不可以驅柰何弃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

吕后不相遇審食其

瓚曰其音基

從太公吕后間

行

如淳曰間出間步微行皆同義也

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

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吕后兄

周吕侯

徐廣曰名澤

為漢將兵居下邑

徐廣曰在梁

漢

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

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

陽

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

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

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

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

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日月為更

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

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

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

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緡

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

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

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

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

倉粟

瓚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大倉

漢之三年項王數侵

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

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

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

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

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

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

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

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

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

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

發背而死

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

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

漢將紀信說

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

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

甲二千入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

傳左再縣

李斐曰蘇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

頭或在衡上也

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

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

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

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

公

裴駟曰縱音七從反

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

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

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

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

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

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

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

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晉灼曰獨出意獨與滕公

出成臯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王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

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

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

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

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

渡河南鄭公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

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

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

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

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相守

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

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

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

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

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

則幸分我一柸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
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
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
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
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
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
衆也挑音茶了反瓚曰挑
戰搃燒敵求戰
古謂之致師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
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
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

樓煩

應劭曰樓煩胡
也今樓煩縣

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

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
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
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
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
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
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
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
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韋昭曰音
子間反往

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勇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

三

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

往說項王

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

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鄆在鄭地汜瓚曰高祖攻曹咎成臯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

士卒半

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

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

鄭氏曰剄言經鼎反

以刀割頭為剄

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

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

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

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

漢書音義曰昧音末

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

時漢軍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

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

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

溝以西者為漢

文獻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突野陳蔡曹衛與濟汝淮

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

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

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

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

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

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

漢有天下太半

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一為太半一為少半

而諸侯皆

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

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

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

王至陽夏

如淳曰夏音賈

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

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

徐廣曰在陽賈駟案

晉灼曰即固始也

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

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

諸侯不從約為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

越未有分地

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為所畫經界

其

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

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

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

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

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

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

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

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

行屠城父

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至垓下

徐廣曰在沛之浹下交縣駟案應劭曰垓立

該李奇曰沛浹縣聚邑名也

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

如淳曰以舒之

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

下詔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
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

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項王乃大

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

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常

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

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

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

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

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

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

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

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

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

給曰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

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

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

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

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

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

瓚曰在牛渚

烏江亭

長檣船待

徐廣曰檣音儀一音俄駟案應劭曰檣正也孟康曰檣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

謂整船向岸曰檣

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

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

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江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

故人乎馬童面之

張晏曰以故人故難釋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

王翳曰

如淳曰指示王翳

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

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

徐廣曰亦可其功德

之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

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

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

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

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

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

為涅陽侯

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諡壯侯

項王已死

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

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

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

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

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

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

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皇覽曰項羽冢在東郡穀城東去縣

十五里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

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

徐廣曰項伯名

繼字

挑侯

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為丞相

平皐侯

徐廣曰名佗

玄武

侯

徐廣曰諸侯表中不見

皆項氏賜姓劉氏太史公曰

吾聞之周生曰

文穎曰周時賢者

舜目蓋重瞳子

子尸

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

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

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

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

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

侯滅秦

此時山東六國而齊楚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

分裂天

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

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

史本紀七
三十五
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
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為霸王之業欲以
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
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
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項羽本紀第七